

## 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

陳廣沅

——我們讀過了陳廣沅老學長在唐山四年上海一年的交大生活後，現在再看看他老人家在美國的四年工讀生涯。他的文筆流暢快活，更能反映出時代的背景。編者收到海內外很多校友來信詢問陳老學長的地址，願意向他直接請教，友聲也算擔負了一點穿針引線的工作——編者

### 去美留學時中美日狀況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中旬我同茅以新鄭泗乘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去美國留學。

一九二三年中國出了兩件大事。第一件發生於五月間轟動全球，那就是臨城劫車案，當時津浦路藍鋼車方開始運用，中外名人都要乘此列車試新。那列車的設備豪華，與美國頭等臥車比，有過之無不及。這一天這藍鋼車由浦口向天津開出，乘客滿載。當夜車至山東臨城站，土匪頭孫美瑤率眾登車，將所有中外頭等乘客綁架入山。結果由鐵路當局及北平政府與孫匪接洽，准予招安，將匪眾編入正式軍隊，然後將所有肉票釋放。第二件發生於十一月間，中國第一次大選總統。曹錕賄選當選，為中國全國大總統。

同年在美國的總統也出了事。原來的總統為哈丁。我記得他是1920當選1921上台的。那時唐山大學正在上演「一元錢」。休息時忽有銀幕報告說哈丁當選為總統。這報告是英文的說 Mr. Harding is to be elected 一時大嘩！字幕忽然取消。一會兒又發現字幕說 Mr. Harding is elected。可見那時大學英文的程度。本年八月間哈丁到西海岸休假，大吃海螃蟹，後來就生病死了。副總統柯立基 Calvin Coolidge 上台，我在美國四年都是他為總統，他是新英蘭維爾拜州 Vermont 的人，出身寒

微，故在他任內，一以節約為主。據說他的袖口及膝部都愛有補釘。

那些年來，美國排華的舉動，一年比一年強。當時排華法案是「華人除官吏商人及學生外不許入境。」我們是學生身份，所以在北平美國大使館簽證時，絲毫沒有困難。以前到美國淘金築鐵路以及開洗衣作飯莊者原可自由出入，現在祇准出境不能入境了。據說偷渡者想出種種方法入境，常有偷渡者在油桶中悶死、船底層餓死或病死的事件。

### 總統輪豪華奢侈

1923年日本在九月間出了空前的大地震，橫濱市被大火燒光，東京市也損失不小。據調查兩市共死了十幾萬人，慘極！

我們三人，於十二月中旬一個晚間上了船。開船的時候，熱鬧極了！送客的人在碼頭上，人山人海，船上音樂悠揚。船上客人與碼頭上親戚朋友互道珍重。而船上人又以五色紙條向岸上送客擲去，船開時，紙條愈放愈長。有許多有情人更是聲淚俱下。茅鄭兩兄都有家人來送，不盡依依！唯有我孤家寡人一個，岸上並無一人相送。事後想來，這也與家庭經濟有關！如果我母親同妻子都到船邊相送，則舟車費用旅館吃住，而沿途需人照料，一切用費不貲，像我家經濟情形擔負不起。至於父親為人原不知道兒子出洋是大事，也不過是家裏小輩出門謀生，更無降尊親自送行的道理，所以，也就算了。

船離開碼頭就開飯。到處聽見叮叮噹噹的開飯音樂。我們穿得整整齊齊的。到了飯廳，就被安排在旁邊一張小桌上。許多紳士淑女也都穿了禮服進來。中間一桌是一個大圓桌可坐十六人，是船主的桌子。船主坐在主位上，許多漂亮高貴的男女賓被引到桌上坐。此時音樂隊奏和諧樂曲，大家共享盛餐。我們三人每人手上有一張印刷美麗的約一呎見方的菜單，滿紙菜名，不知如何點法。我先點一個試試。端來了是一個湯，未曾吃完，

又依次叫了一個，又是湯。心想，大概這一類都是湯。下次在另一類裏點了一個，來了一個炸魚，吃吃也罷了。再想點，一個侍者過來講中國話，說有唐餐，我們就依他叫了一個，原來是一個素菜肉絲，還有些米飯。如此吃了，並要了一個咖啡。三個人坐着看人家吃着、談着、笑着、跳舞、我們也就欣賞着這些西洋景。川來川去的侍者都是中國人，而且熟練得很。他們托一大盤碗具飛奔，毫不吃力，走到廚房門口時，不用手推，門就自開了。我們就研究這是什麼道理，後來知道這是用電管制的。

我們乘的是頭等房，據說不乘頭等房，到了美國時，移民局不許上岸。頭等房有兩個鋼絲床，沿着船邊一個，對面一個。中間有空地，床頭靠壁，床尾空間甚大，有坐椅及長凳。地面全鋪地毯。我同茅以新同房。我們家的臥房都沒有這樣好，我們自嘆是「開洋葷」。床上有羊毛毯鴨草枕頭，我們想「我們幾生修到如此生活！」

### 初見日本宛如仙境

一覺醒來，已快到日本，我們趕快起身梳洗，在室內圓洞窗向外一看，風平浪靜，已經遠遠看見日本。我們趕到飯廳，胡亂吃些雞蛋麵包及咖啡，就出門去看。此時船已行駛得慢些。看見日本一個城市，間知係長崎，可以上岸參觀。船靠碼頭，我們上岸，有人領着去看「水源地」，那就是長崎市自來水的蓄水池。池夾兩山之間，山上杜鵑花大開，五色繽紛，映着遍地的青草毯上，煞是好看，到蓄水池邊一看，池水滿盈，水平如鏡，四圍山色雲光互照，真如仙境。遊倦歸船，船員仍在做上下貨工作。此時方知船身頗寬大，有游泳池，載重一萬六千噸，想來過太平洋必甚平穩，不致有暈船之苦。次日船到橫濱，據說上下貨甚多，可停二十小時以上，於是相約上岸。橫濱一片瓦礫，其象甚慘，即乘火車去東京，到銀座鬧市及皇城外作走馬看花之遊，路上行人多穿木屐和服，間有穿西裝革履

者，女人亦有穿白衫黑裙者。東京市人頭擠動，銀座街更是肩摩轂擊，人山人海。街旁有咖啡店，座無虛席，大家商議去京都一看，乘快車瞬息即到，此間不比東京，風景幽靜而人亦閒雅。北面有山可乘纜車上去，我輩因時間問題，急匆匆返回東京轉橫濱上船。不久船即開行，如果脫船，我輩須在此候下班船，不知耽誤多少時呢。

### 暈船嘔吐受盡折磨

第二天早晨去飯廳吃早餐，覺得船在搖晃。未吃完即回房休息，晌午再出門到各處參觀。先到大客廳，有鋼琴，有莎法大椅，有圓桌方桌。許多人在打橋牌。據說下午有電影，晚上有跳舞。午餐無味口，祇喝些淡茶，吃些餅乾而已。晚上去飯廳，走到門口即被牛油氣味衝反胃要吐，急返臥室，躺在床上看我帶來的水滷、紅樓夢。茅以新也借去看看，消磨時光。第二天早晨要起來，但一抬頭就要吐，祇得睡下。

中午侍者來請吃飯，亦不得起身。他倒有心，自動泡了一壺茶拿了一盤水果來。水果是鮮紅的蘋果及金黃的橘子。我這一看不勝感慨係之，我想我平生那裏吃過這樣好的水果，看也沒有看過。

我睡在這豪華大船的鋼絲床上，想到我母親及妻在仙女鎮的生活，每天所吃的就是青菜豆腐飯，有時還吃菜飯菜粥，偶爾吃點小葷如嫩蛋、小炒肉絲、韭菜炒螺絲等，過年過節，才有紅燒肉紅燒魚等吃吃。穿的就是布衣布衫，穿綢穿緞一定有了什麼喜慶大事。住的就是三間瓦屋，冬天祇以銅壺暖暖手脚，再冷加一件羊毛皮衣就算了不得。大小便用木桶裝好，每天傾倒在一個專門備用的瓦罐裏。木桶大洗大刷後再取回應用。洗澡是夏天的事，冬天裏女人們決無洗之可能。除非有大舉動，燃炭火盆燒大量熱水方能如願。鄉下人沒有這個想頭，自認沒有這種福。下雨要出街就非穿釘鞋打雨傘不可。釘鞋是自己做的特別布鞋，鞋面鞋底都用桐油油

過幾層的。鞋底用十幾個半寸長的鐵釘釘上，穿在腳上，踏在地面，釘子着地，鞋底離地面約半寸。下雨一街泥，泥就圍在釘邊，不致污及布底。滿街釘鞋響起來不比木屐的聲音低。這是人們下雨天的恩物，否則沒有許多乾的布鞋換。

記得許多大店平時賣出東西可以記帳的，那些帳必須在陰曆年底卅晚上收回來。每年到送灶日子以後，大店的夥計們就分頭到各欠戶收帳，如果下雨，他們必穿釘鞋打雨傘到各家收帳，晚上街道沒有路燈，他們還要帶一個燈籠，燈籠裏點蠟燭，背袋裏還帶着帳。這分工作實在不容易做，有些欠戶有意為難，專打七折八扣算帳，到卅晚上收不齊的話，明年的工作恐怕不易鐫聯。

茅以新家住在南京城裏，並不比我家好些。我們就談到家中人吃水菜的事，鄉下水菓春天有桃子杏子李子，夏天有西瓜甜瓜黃瓜，秋天有秋梨荸薺蘿蔔，冬天有紅柑子紅蘿蔔。但這些都是吃了禿的，不能療饑，所以也就不能算是糧食，糧食才是正餐呢。說着說着，茶房又送來些餅干蛋糕說，你們一天沒有吃東西，不成！我們看着這許多的東西，也是平生所未吃過看過的東西，但是祇好看着，吃不下去。

再過一天，風浪更大，我們更暈得兇。茶房來，我們問他何以風浪如此大。他說並沒有風浪。本來此船走南路經檀香山到舊金山，太平洋上太平無事。這一次航線走北太平洋，沿阿留申羣島阿拉斯加走，航程短，但北路風浪較大。再過一天，天陰有雨，有時斜風濺雨，船顛簸得利害。我們起來小便就吐，大家難過。好幾天不去飯廳了，聞見飯廳的油味就要吐。據說頭幾天，飯廳上人甚多，後來漸漸少了，今天簡直沒有人去。我同茅兄兩人在哼聲不絕。茅曾說「早知如此受罪，我纔不出洋呢！」

### 船上盛餐無福消受

過了一天，天好了，風也息了。我們回到飯廳去吃飯，但胃口仍不

好，吃得有限。幾天來，我們房間裏弄得髒透了，茶房來洗地換床單，新鮮了一頓。睡在床上這三四天，倒讀完了紅樓夢與水滸，以前從未有如此長時間一氣讀小說，也算一種收穫。前幾天，房間裏床下面所放箱子都自己出來游行，椅子都用繩子扣牢。飯廳桌上都加了欄杆怕盤碟下地跑，現在都一切恢復原狀。

抵美前一天，茶房們來說明天靠岸，今晚船主請客，有跳舞宴會算是惜別會 Farewell Dinner。我們事前曾將以前帶回來的菜單翻字典查明是什麼菜。原來菜單上列有上百樣的菜名生字太多，有的是法文根本就查不出。

茅以新對此道稍為內行。據他說菜單上分好幾類，第一類是開胃的小吃，如鮮菓杯、瓜、橘子、橘汁、番茄汁、小魚、小肉圓之類。第二類是湯，列有十幾種。第三類是正菜，這裏面有鷄鴨魚蝦牛肉豬肉羊肉之類。第四類是點心，列有一、二十種之多。第五類飲料，有咖啡牛奶可可紅茶等。我們中國人是不吃牛肉，我連羊肉都不吃，又不喝牛奶，所有外國點心都是牛奶牛油做的，我又不吃。

當天晚上茅兄要了牛肉牛奶點心吃得痛快，我祇要了火腿。茶房說有中國菜，也就要了一樣吃吃，胃口不佳，吃不下去。再看別的桌上，大家穿得花枝招展，飲酒跳舞異常高興，船主更興高采烈與女客人跳舞。

據說船上有幾十個廚子做菜，用的都是上等材料。每天吃六頓，除三頓飯外，上午十時有茶點或牛肉汁送到客人面前，無論客人在什麼地方，他們都要送到。下午三時，晚上十時都有茶點送到。我們沿路暈船，根本就沒有享受到這種特種待遇。後來在美國多年，學會了吃牛肉牛奶，也知道什麼牛肉，如何做法最好吃，知道各種點心的滋味，但沒有再乘頭等船的機會，也就沒有再嚐到船上菜的味道。因為回國乘船無移民局之麻煩，樂得乘三等省幾百美金，未乘頭等。再後來携眷到美為移民，人多手短，

更不得不乘三等艙以節省川資。所以頭等船艙之豪華生活在「阿木林」時期無意間錯過，等知道「享受」，又無此機緣再乘一次，人生遇合即如此也。此次船行十八日在渡過國際子午線時多過一日，實際行十九日，能知道生活愉快者，離開日本後不過三五日而已。

船到西雅圖有許多美國政府人員上船來；有些是移民局職員，他們要查旅客護照，護照上無合法簽證者即不許上岸，逼着原船帶回；這是我們中國人重要關頭，我們三人都是學生，有合法簽證，都加蓋印章放行。還有一批是海關。第三批是各家鐵路公司的經紀，我去伊利諾大學，茅鄭二位去普渡大學，都須乘車去芝加哥換車。當時橫貫美陸鐵路有六家，有三家走北線的如大北鐵路加拿大鐵路等，冬天走北路似不甚宜，於是我們挑了一家走南線的。走南路的有聯合太平洋線、中央太平洋線以及南太平洋線。南太平洋走極南，我們就乘中央太平洋。無論乘那一家，價錢一樣，走的時間一樣。我們有火車票也有臥舖票，當時在船上決定乘當晚開出的火車，上車睡覺，可以休息一兩天。這就結束了將近萬哩橫渡太平洋的旅程，大吃苦頭，無大興趣！國家給予了最高等的物質享受，奈自己體質不健，智識太低，不但未能享受，反覺大受其罪，不勝浩嘆！

### 乘三千哩美陸火車

此次所乘火車直穿美陸三千哩。當日下午四時許上車，找到車號與鋪位號頭，即有黑人茶房來招呼。我看他黑相，真黑得驚人。以前同學有打油詩嘲笑黑皮，其中警句有「忽然看不見，站在炭旁邊！」這位老兄真與炭一樣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黑人，不免有些驚奇。他說的英文，也有特別腔調。他看見白人，就像看見鬼一樣怕怕的！當時他把我領到位子上，這車與尋常客車一樣，不像中國臥車有一間一間的房。雙排座位；兩個寬座位對面擺着，中間有一個小攤几。對面坐兩個人。中間一條甬道。甬道

那邊同樣有兩個座位夾一張小攤几。我心裏想晚上如何睡覺。正納悶間，車已開行，無聲無震蜿蜒開出。出站後美國城市現於眼簾，其外廓如中國之京津滬漢。到鄉下後見大地廣博無垠，樹木村莊由前面向我奔來，又背我奔去。俄聞打晚飯鐘，於是梳洗入飯車。車上吃飯須自己出錢。為搜奇起見，去餐車長長見識。此時飯慾甚盛，拿起餐單細看，菜式不如船上之多，每件註價目，食慾頓然被價目嚇小，不敢多點。祇點了一樣雞派 Chicken pie。端來後非常唐皇，盤有蓋，蓋揭，則有一個大麵盒，盒蓋一掀，熱騰騰蒸汽上噴，同時鮮味撲鼻，吃起來，鮮美異常，未經嚐過之美味也。以後幾年有機會乘火車作長途旅行，必一嘗此鷄味，蓋非火車上之餐館不做此味也。飯後再經過幾節車回自己的車間。此時注意兩車接頭處做得異常穩當，決無墜車或碰跌之事，與中國津浦藍鋼車相似。回到自己車廂，內部已完全改裝，不能認出。座位變成下舖，上面由天花板放下成一上舖，舖蓋已佈置好，下有鋼絲墊，上有羊毛毯及白布單，鴨茸枕頭，枕頭邊有小燈可藉以讀書。我買的是下舖，容易上床睡覺。

買上舖者就得爬梯上去。當時尚未到睡覺時間，黑兄即領去車尾之洗漱間休息，其盡端為便所，一切應有盡有，可謂設備周全，黑兄又謂如願去社交車，他可帶去。我們又跟他去看一看。原來這一個車完全是客廳陳設，座位完全是沙發。車之一端賣酒，看許多人在飲酒談話，也有許多人安坐讀雜誌，我們也坐了一下養養骨頭，等等鐘點。九點鐘我們就回車睡覺。睡在床上覺得溫暖舒適，並拿出西遊記在燈下催眠，不一會就睡熟了。

第二天醒來在窗縫裏一看，白茫茫一片冰雪，偶有村莊亦埋在雪裏，一無所見，起身洗漱後，不去飯車吃飯，而去三等車買饅頭咖啡當早餐，不過幾毛錢而已，快哉快哉！回車後看黑兄拆床。看他一個人做來雖甚熟練，但也很吃力，他將下舖舖蓋捲放在上舖，將上舖毯褥疊好，將整個床向上一推，彈簧自將床鉤住，然後用鑰匙鎖上，那就不會掉下來。下舖將

兩舖間一節推入座位下，還成兩個對面座位，我們又可對面坐下來談天。此時外面冰天雪地無可看，就想起當日華僑初到美國之苦況。

### 老華僑辛酸史

美國開國之初，東西兩岸不能相通。走海路，由紐約開船經南美洲繞合恩角 Horn 入太平洋向北走直達舊金山為時至少三個月，並有驚濤駭浪以及海盜之危險。陸地西行則山川橫阻，印地安人之擄殺，隨時可遇。即戰勝一切阻碍到達舊金山，須時亦在三個月以上。鐵路通行不過三四日之行程，即可安全到達。故淘金潮消沉以後，大企業家即專營鐵路，我中國人在美國造鐵路歷史上遂留下輝煌成績。

中國人初來美原為淘金，曾幾何時，金礦出產少而礦山關門，華僑無路可走。正在此時一八六四年有兩個鐵路公司成立，一是聯合太平洋公司 Union Pacific R.R.，由密蘇里州向西築，所用工人皆由歐洲請到，大半為愛爾蘭人。另一是中央太平洋公司 Central Pacific R.R. 由舊金山向東築，即將淘金客用作工人，但為數有限。改用中國人，一試之後，方知中國人忠誠耐勞能吃苦，於是大量招請，除原有之淘金客外，又由台山及四邑引來不少華工。結果兩路競爭，以每日築成鐵路之長度比賽，最多者每日舖軌七英里之多。一八六九年五月兩路在猶他州鹽湖城西北之 Promontory 地方接軌，從此美國東西兩部合而為一。

鐵路完成後，工人解散，無法生活，不得已而求其次，勉為幫農。所有農家皆爭取華工以為得未曾有，華人之名遍傳各地。美國工人大為驚駭！苟讓中國人如此下去，則美國人將無立足之地。遂開始排華，華人不得已另尋職業如洗衣做飯以自存，亦甚發達，美國人更增嫉忌，處處為難，並立法以排除。對於已在美者雖未加驅逐，但限制入境，只有官吏商人學生三種人可入境，此外不准再來。

火車終日行駛於冰天雪地中，閒談之中想起，當天已為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聖誕節在暈船嘔吐時過了，元旦已弄不清在何處過，出洋的頭幾天就這樣糊里糊塗過日子。

第四天中午，車到芝加哥。換車後，再行約三小時即到目的地伊利諾州的香檳城，大學所在地。

## 巴西生活雜談

羅煦仁

二十年前，抱負着萬丈雄心，自臺灣來到巴西，總以為年正當中，正好自創事業一番。那知時到今日，年逾花甲，滿不是這末回事。到不是沒有機會，實在是缺乏膽量與財力，於今落得在太座時裝禮品店內打雜，順帶給兒子的建築工程充當買料和監工，混身不是勁！不知是自卑抑消沉，除武俠小說及垂釣而外，啥都沒有興趣，每逢年節，明知故友處，得高信問候問候，就是懶得執筆，到是吳伯楨、馮大宗二兄，每年聖誕，總要自臺北寄來這末一張卡，寫上幾個字，倍顯得自己的無聊，人家的關懷，昨接伯楨兄卡，要我在友聲上報告些近況，才鼓足氣來寫一點，到此為止，能否完篇，猶在未知之數。

首先得報告的是：巴西交大人除秦子青、黃五如、及後來的黃克雄已去美國外，其餘都沒動，反而添進了一九五六級的蔣宏基及一九五七級蔡雪妮，他們倆是夫婦檔，都是機械。還有一九四六級的盧煥榮，習電機；一九四七級的丁建華，習財務。加上最近來巴而猶未會面的新竹新血輪，一九六八級的張石麟和一九七一級的彭令梅。前者習電子物理，後者習計算機與控制工程，都在金邊市大學任教。自從本分會前任會長戴家駒學長於去年終硬要將這根並不重的棒交給我後，本年年尾該有次聚會改選的。祇奈十一月份內，每逢週日，都是大太陽，實在捨不得放過這大好釣魚機會。而十二月內，又是太座店內撈鈔的緊要關頭，不得不婦唱夫隨一番。致爾因私忘公，該打該打。好在農曆年還沒完，農曆年尾，既稱春節，又是此間狂歡節期，那時來聚一下，當會更有興趣些。對猶未聚首的